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七律	七绝	五律	歌行	轱辘体	集句	词	合计
散宜生诗	227	20	5	7			3	262
拾遗草	201	47	1	11	5	1	4	270
合 计	427	67	6	18	5	1	7	532

1999年5月·济南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侯井天 句解、详注、集评

1999年3月·济南

第四次印本说明

●一、所谓第四次印本，即本编“第四稿”。注解聂诗、搜集佚诗，1986年7月起，到1999年3月止，累计十二年零八个月。印出此稿，无非想为理解聂诗除自己外，也为别人提供些许帮助。●二、抄书、抄通信、抄报刊、抄工具书，未注明者多抄自《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成语词典》等。文抄公移花接木，省读者翻检之劳。●三、舒芜从始至终帮助我。罗孚、姚锡佩、王存诚多年帮助我。朱正、章文龙、郭隽杰、何永沂——李汝伦、陈光照在关键时刻、阶段性地帮助我。如果把一时、一事、一诗、一字关心帮助我的芳名一一开列，何止百人。有求必应，无私援手，都因为注的是聂诗、办的是聂事。●四、在“读者通信”里，什么“功臣”、“学者”、“注家”、“合璧”、“不朽”，甚至如古人某某等美词过誉，所以录存，出于不敢断章、昧情，同时想到这是爱聂及某。●五、建议通读诗、跳读注，或可感到大凡涉及聂诗事，差不多统统有了表述。评聂诗文，诗摘句者加引号，整首者无引号，文均节录。想到今易后难，有闻必寻，所见必录。不加排比，自当心会。错注、错解、错引，难能无有，尽善尽美，后人或能。●六、继续解囊函购多次印本，资助稿本成书，以广流布，不下千人。●七、1987年3月、1989年9月，两次去京拜见周颖老人，聆听当面指教；1987年3月、5月又承书面指教。时过十多年后——1999年1月27日才有缘与聂、周外孙方瞳、方娟兄妹见面。

侯井天山东齐河人，1924年生，1940年加入中共，1985年在（今名）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其间，1946.1—1958.3，在军队）。

购书、汇款、通信地址：250001，济南纬一路317号。

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1990)2—161号

印数：1000册，平装36元。

胡 序

聂绀弩同志把他原在香港野草出版社出的旧体诗集《三草》(指《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一书加以删订,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改题《散宜生诗》。我很高兴为这本诗集的新版写几句话。

绀弩同志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杂文家,这有他的《聂绀弩杂文集》(三联书店出版)为证。我似乎没有读过他过去写的新体诗。在我读到他的这部旧体诗集的时候,心情很是感动和振奋。绀弩同志大我十岁,虽然也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对他的生平却并不熟悉,因而难以向读者作什么介绍。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他遭到了厄运,在十年浩劫中他更是备尝了肉体上的折磨,以至他在《对镜(三首)》中说明:“出狱初,同周婆(指他的夫人周颖同志)上理发馆,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亦不识周婆何以未如叶生⁽¹⁾之妻,弃箕帚而遁也。”这我可以证明,我在再次同他见面时,实在也难凭三十年前的记忆来辨认他的面目了。我认为他的诗集特别可宝贵的有以下三点:

一、用诗记录了他本人以及与他相关的一些同志二十多年来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纪念的。

二、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三、作者所写的诗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的“典故”也很不少,⁽²⁾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还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

我不是诗人或诗论家,但是热烈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胡乔木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胡注：

(1)叶生事见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一·叶生》。

(2)为了帮助青年的读者理解这些诗作，我盼望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在再版这部诗集的时候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我没有能够早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我已经知道这部诗集将要在北京出版，它已经排好了，我仅仅来得及写这篇短序。人民日报副刊希望转载这篇短文，我因此就加上了这个序文中所没有的注解。我祝愿这本诗集的北京初版能早日销完，以便出版社能早日出一种加注的新版。

侯井天注：

胡绳 1989 年 12 月 5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82 年 5 月”，“我向胡乔木同志推荐聂的诗作，乔木同志很赞赏，曾特地去看望聂。”

李慎之 1996 年 1 月 6 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82 年我随胡乔木在玉泉山准备十二大文件，胡于我处得见香港版之《三草》，大为叹赏，不日即亲赴聂寓所造访。”

谷羽（胡乔木夫人）《胡乔木与知识分子》：（乔木）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聂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他向韦君宜要来清样，先睹为快，还主动为这部诗集作序，称赞聂的诗是“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聂得知乔木赞赏他的诗作，要为他诗集写序，致函乔木说：“纶音霄降，……自是异数。”（侯略，见 1995 年 8 月 5 日《文汇报》）

程中原《胡乔木的诗人生涯》第二节《诗人们的知音》：（聂绀弩于 1982 年 6 月 8 日致函胡乔木）“纶音霄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至云欲见暇下顾，闻之甚骇，岂中有非所宜言，欲加面戒乎？然近来脑力大减，不奈思索，知所止矣。”（见 1997 年第 3 期《新文学史料》）

1982 年 7 月 14 日，胡乔木为《散宜生诗》作《序》。7 月 21 日聂绀弩听说后，即给乔木一信道谢：“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您要为拙诗写一序，该集正候尊序排印，想系真事。不图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谓‘丈夫不死谁能料’也。唯年事既高，且复多病，朝不虑夕，深以能亲见此序为快耳。”（见同上程中原文，程注：聂绀弩致胡乔木手稿，“胡乔木个人档案收存。”）

1982 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报》转载《胡序》，胡井加注。同月《散宜生诗》“北京第一版”出版，印 15,000 册。“目录”内只有《高序》、《自序》，——《胡序》订在“目录”页之前。

1985 年 7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印 1,000 册。“目录”依次为《胡序》、《高序》、《自序》。

（《高序》原为 1981 年 6 月出版之《三草》所作）

李锐《直言》387 页：“1987 年 5 月 25 日下午，黎澍与我一同到钱（钟书）家，谈到六点。……我们谈到聂绀弩的诗集出版时，乔木毛遂自荐写序言，聂却认为，这是为了打扮自己也。”

聂绀弩 1982 年 8 月 2 日致高旅：“胡乔木同志……此公作事负责，近对我颇好感，曾访问一次，并自动为三草作序，谓其特色也许为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溢美不论，对我有兴趣”。

高 序

绀弩旧诗集将刊行，嘱为小序。

集中二百余首，绝大部分作于一九六〇年至六四年，曾陆续寄示，忝为最早读者之一，且戏以孙盛将《晋阳秋》抄寄辽东作喻，不意此语竟一部分成谶。

有三事可代诗人更正者：一、或曰绀弩初作新诗，晚年始作旧诗。非。新诗在运动中，多有发表，旧诗词不必运动，少作而已，今且散佚；二、或曰“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系六六年劫后被囚时作。非。一九六二年曾谥之，列一组杂诗中；三、或以为《北荒草》咏北大荒生活，《南山草》当在晋西南作。误。自北大荒归后，六一年初寄即为《即事两首》。劫后之作，数首而已。

清初汪琬序唐诗，论诗之正、变，云系于客观社会环境，作者不知，惟后人经排比知之。似谓与作者之主观作用无关。诗诚有正、变，谓作者不知则未的。即如晚唐温、李，求变皆用心为之，焉得不知？

汪琬之正、变说且不论。绀弩原无意于旧诗，今竟成帙，可谓无意得之。六〇年冬自北大荒返京，居半壁街，自谦云：“前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古典文学部，每有外行语，乃读书，尤于旧诗，曾手抄《少陵集》及《昌谷集》，（如此读法！）期他日再出工作，或有用也。”余时不免自作。有句谓“胸中五岳成平地”，实则将胸中五岳，移至五十六字一组之诗中，遂呈奇峰处处。

其过程极自然。正如鲁迅所云，受伤后躲入森林，舔净血，养好伤，重出战斗之气概同。绀弩非“浪漫谛克的革命家”，于挽荃麟、雪峰诗中，皆有“狂热浩歌中中寒”等句，用鲁迅《野草》语。即此，非仅于死之战友为赞辞，于生之同志亦为良箴。于是有热烈之冷隽，无沉静之冷嘲。绀弩诗如此，文章亦如此。有云：“诵其诗，读其书，方可知人论世”，可移此作一解法，更可益以“观其行”三字。六三年，绀弩曾专程赴海丰山间，探已故战友丘东平老母，有诗。仆曰：此事即诗，今诗而诗之，绀弩得之。亦其行之一也。

故其诗格调高，非仅一端，不尽在句韵间。赐书时有论诗者，兹摘数则：

“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力亦在此。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线殊难画，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以尔我两人论，我较怕打油，恐全滑也；君诗本涩，打油反好，故你认为打油者，我反认为标准。”（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

“五四后新诗，其佳者确在文学上辟一新境界，此与学外国诗颇有关系。至今新旧异体并存，实为两物，各不相能，而旧诗终以难为通俗，通俗太过，又已不成其为旧诗，故虽有大力，亦不能使之重归文学与小说、戏剧同科。新诗则尽管有不可人意者，却终为文学形式之一。其中原因非一，可谈者亦多，惜无人谈之耳。”（一九六二年三月三日）

另函中又自歉谓：“……作诗本为自遣，根本不懂作法，过去根基也浅，（过去有时搞搞新诗，有看不起或厌恶旧诗之意）……”

此为前云“无意得之”又一证。而求变之意亦灼然，惟与汪琬之旨异趣，一涤近代旧诗徒尚空言、诛求字屑之衰疲。

刘勰云：“斟酌乎质文之间，而辘轳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足以当之。是以迥然不落前人窠臼。启功先生许为“如此新声世所稀”，洵有自也。

仆则以为旧诗有感情容量度，他种文学形式所能容者能之，不能者亦能之，其“娱乐性”或有用性似在此；旧诗虽不盛，方块汉字一日存在，旧诗终当不灭，而维持其“娱乐性”或有用性。

不闻“生活为文学艺术之源泉”乎？诗人以刑狱流放，颇历坎坷，岂非“这也是生活”（鲁迅语）？于是有此诗，有此集，在此作证。

敬为序。

高 旅

一九八〇年五月，于香港

自序

一九五九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〇农场第五队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全体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得沙沙作响。但另一方面又几乎全体在嚷不会做诗，乃至自己是文盲半文盲等等。且说我，几十年前，学过一点旧诗的格律，如对仗、声韵之类的，不过不曾正式做过。拥护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根本不做旧诗。这回领导要做诗，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想起做旧诗来了。大概因为越在文坛之外，越是只认为旧诗是诗，其中有传统、习惯甚至与民族形式、旧瓶新酒之类有关。我已经五六十岁了，虽参加过军队生活，却从来没有劳动过。劳动现场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也就都是新事物。尽管我天天劳累不堪，有时还不免因劳累而怨天尤人，但这新事物又有许多都是我想写或能写的。领导不教写，还想偷偷地写，何况强迫要写？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大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第二天领导宣布我做了三十二首——以四句为一首，这首古风，有三十二个四句。我就是这样开始做旧诗的。如果有所谓奉命文学或遵命文学，我的旧诗，开始时就是这种文学。

以后过几天来这么一次，我也过几天做一首七古，当然都是以劳动为题材。但做来做去，渐渐觉得烦重了，于是越做越短，短到只四句或八句。随后又觉得对对子很好玩，且有低回咏叹之致，于是改做律诗。但做得很少，在北大荒主要的是古风，有的还自觉有些创格，可惜都散失了。七律则是回京之后，买了一些名家诗集读、抄、背，请朋友指导之后才正式做。写北大荒生活（《北荒草》）的一些七律也是这时候补做的，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弄假成真，从玩票到海

(其实又何尝下海),年已六十,倒真学做起诗来了。当然,也只能浮慕浅尝地学。

做诗,不知何故,爱抄给人看(为了抄诗给人看,觉得毛笔字太坏,又学过一个时期的字,一直学到十年浩劫入狱之前),这也好,这可以以友为师,从人家的脸色上,念句的口音上,看出他对我的诗的估价,如果肯说,当然更好。记得那时,我有两个值得一提的老师,陈迹冬和锺静闻。迹冬乐于奖掖后进,诗格宽,隐恶扬善,尽说好不说不坏。假如八句诗,没有一句他会说不好的,只好从他未称赞或未太称赞的地方去领悟它如何不好。静闻比较严肃或严格,一三五不论不行,孤平孤仄不行,还有忘记了的是什么不行。他六十岁时,我费了很大劲做了一首七古,相当长,全以入声为韵,说他在东南西北如何为人师以及为我师……写好了,很高兴地送到他的家里去,他看来看去,一句话未说,一个字未提,一直到我告辞(不,一直到现在,二十来年了)。但我更尊敬他,喜欢他,因为他丝毫不苟。我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一个是李广,一个是程不识;一个是郭子仪,一个是李光弼。一宽一严,从他俩我都学得了不少东西。

一下子到了开雪峰的追悼会,东拼西凑,凑了几首挽诗(真是东拼西凑,用他生前我赠他的,赠别人的,我自赠的……新做的除“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两句外,只有一首,今存集中)。某日舒芜兄来看我,其时我出狱不久,二十年未见,东谈西谈,不免也谈到诗,我知道他是懂诗的,拿出挽雪峰的几首诗给他看。他说好,并说要抄下来,把底子也拿去了。后来又写信来看我的全部所做。我本以友为师,也就都给他了。他大概也都抄下了。退还底稿时,说了很多称赞的话。本来迹冬在十年前已曾称赞,我以为是应酬性的;这回舒芜说的更离谱,我不相信。我未学诗,并无师承,对别人的诗也看不懂(不知什么是好,好到什么程度。又什么是不好,又到什么程度)。做做诗,不过因为已经做过几首了,随便做得玩玩。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如斯而已,哪里会好?天好又能好到哪里去?不意有人从舒芜那里看见我的诗了,写信给我叫好;舒芜又和我认识的诗家谈我的诗,甚至说是“奇诗”,诗家回他的信,都谈得很认真,说我别开生面。舒芜把人家给他的信寄给我

看,我想,他们串通了来蒙混我的必要,大概是没的,才渐渐相信他所说有些是真的。但到现在也仍然不完全相信我做的诗果真是诗,不懂别人所做的诗有何好坏。

人也真矛盾,我一面以为做的不是或不一定是诗,一面又希望得到赞赏,希望舒芜和别人所说有些是真。并印成油印小册送人,意在求人推许。适逢罗孚兄自港来看见,说,这种东西在港复制只需几分钟。我便请他替我复制或印刷,他满口答应。将全部稿子拿去了。这就是所谓《三草》(《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但此册印成却费了两三年工夫,可见预料一件事之难。朋友高旅为《三草》作小序,说我的诗是变体,并引启元白先生说是“新声”为证。这么一来我都懂了,静闻说不合格律,舒芜说是“奇诗”,某诗家说“别开生面”,高旅说是“变格”,启公说是“新声”,这种种都说的一件事:我未学过诗,不懂诗,也不懂做诗。做诗不过瞎做,做了人家也说是诗,不过北京话说的“蒙上了!”故乡话谓之“瞎猫碰到死老鼠”!

以上说做诗经过,现在解释一下书名。

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称散人。我已如批林批孔时期的冯友兰教授,年届八旬。半个多世纪以来,目睹前辈和友辈,英才硕学,呕尽心肝。志士仁人,成仁取义。英雄豪杰,转战沙场。高明之家,人鬼均嫉。往往或二十几岁便死,如柔石、白莽。或三十来岁便死,如萧红、东平。命稍长者亦不过四五十岁,如瞿秋白、鲁迅……有时悲从中来,不知何故,所谓“泪倩封神三眼流”(拙句)者,人或以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且谓庄子的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思想亦未尝全无所见,然真人类及历史之大悲也!但此意未必始于庄子。殷周之际似已有之。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无涵义则已,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惟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假“散

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因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印《散宜生诗》（这是以香港印的《三草》为底本而略有增删变易的），略述做诗和印诗经过为序。

聂绀弩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于北京

侯井天按：

聂绀弩 1981 年国庆前一日致高旅：“前几天苗子来，他说你给写的三草序很好，他没说什么好法，我也没问。这之类的事，出乎我的知识之外，我说我不懂诗，不会看诗，更不会谈，人多不信。我亦无法，有怀诗不耻下问而来，要求面谈，真窘死我了！我对我诗也不知好否，别人说好，而那好的程度，均出乎想象之外，比如你说‘可以不朽矣’，这是真的么？我何以一下子能到此境？你未详说，我亦不好意思明言强求详说。我不过胡作瞎作，少依古法，亦不知何为古法，也就是变体，独特，别裁！此书文学出版社要给我在国内出版，我添了一自序，主要是谈这点。有人说是谦虚，真乃无话可说！”

1981 年 11 月 15 日，聂绀弩致高旅：“三草据曾敏公（曾敏之——侯注）云，印三千，一本未销。正式书店均不销，出钱老板大蚀其本，斯福（罗孚——侯注）亦垫款者之一，只有浩叹。但一好处，即旧诗终久不行了。国内情况有不然者：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已发稿。我只于高序之后添一自序，其他无什变动，明年第一季至迟上半年可出。”

聂绀弩旧体全编总目录

北荒草	1—66
赠答草	67—168
南山草	169—235
第四草	236—289
拾遗草	291—620

散宜生诗目录

胡序	1	夜战	33
高序	2	草宿同党沛家	34
自序	4	割草赠莫言	35
		背草赠李泽传王海宸	36
		排水赠姚法规	37
		伐木赠李锦波	39
		伐木赠董汉岑	40
		伐木赠尊棋	41
		伐木赠张先怡	42
		冰道	43
		怯问	44
		挽毕高士	45
		嘲王子夫妇怕冷	47
		嘲王奇赶车	48
		送王觉往东方红农场	49
		怀张惟	50
		赠徐介城	52
		往事	53
		赠胡考	54
		赠王观泉	55
		闻某诗人他调	56
		麦垛	57
		风车	58
		过刈后向日葵地	59
		球鞋	60
		拾野鸭蛋	62
		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	62
		女乘务员	63
		归途	65
搓草绳	1		
锄草	2		
刨冻菜	3		
挑水	4		
削土豆种伤手	6		
推磨	7		
地里烧开水	10		
给马飞天送饭	12		
遇狼	13		
马号	14		
马逸	15		
放牛(三首)	16		
受表扬	19		
丁聪画老头上工图	20		
瘦石画苏武牧羊图	22		
束周婆	24		
周婆来探后回京	25		
清厕同枚子(二首)	27		
拾穗同祖光(二首)	30		
脱坯同林义	33		

二 赠答草

序诗	67	九日戏柬迩冬	113
步酬查九寒斋题壁	68	题迩冬诗卷	114
除夜怀查九	69	答迩冬托向人乞兰	115
中秋寄高旅	70	迩冬七十病胃	116
元日寄高旅	72	悠然五十八(四首)	118
寄高旅	73	悠然六十(五首)	120
念高旅	74	赠雪峰	125
永玉家	75	雪峰以诗见勗	
萧军枉过	77	依韵奉答(二首)	126
夏公赠八皮罗士	78	雪峰南寻洪杨遗迹(四首)	127
步酬怀沙以诗勗戒诗	79	雪峰六十(四首)	131
赠梁羽生	80	有赠(四首)	135
李大姐干杯	81	赠周婆(二首)	139
步酬敏之见怀	82	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	141
瘦石六十	84	代周婆答(三首)	145
赠织工小裴	85	题韩羽画盗御马	148
一缘居士丈枉过失迓	86	题韩羽画虹霓关	149
真宅	87	遇有光西安	150
赠巨赞	88	有光枉过	151
赠老梅	89	赠浩子(二首)	151
赠迈进	90	赠戴行健姑娘	153
闻伍不入院就医	91	即事用雷父韵	154
秋夜北海杯冰奚禾曙	92	南行别雷父用其钱送韵	155
晨与曙南过		辛之赠印	156
长江大桥访鲁肃墓	93	又谢辛之赠印	157
以诗一卷赠曙南志别	94	秦似夜话	158
赠董冰如高启洁夫妇武昌	95	铭德季惺金婚	158
沁园春·赠木工李四	96	赠周而复	160
推水同李四	99	题刘再复《深海的追寻》	161
重到海城呈彭母(二首)	100	读刘再复《太阳·土地·人》漫为三绝句	162
束钟三	102	读李锐《怀念十篇》	163
钟三往四清	103	解晋途中与包	
钟三四清归	104	于轨同铸,戏赠	164
读钟三民间		胡风八十	165
文学理论史近著	106	吕剑索诗	167
以拙集《杂文选》			
赠重禹系以一诗	107		
重禹六十	109		
赠《谁解其中味》			
一文作者重禹	109		
答重禹二绝	110		
迩冬五十	112		

三 南山草

鹧鸪天	169
即事(二首)	170
杂诗(四首)	171
六十(四首)	176
六十赠周婆(二首)	179

七 题歇脚庵抄卷		独木桥	333
诗手卷(三首) …	276	情景	334
八 杂诗(三首) …	278	狱中记聂不清	335
1 有赠 …	278	出狱	336
2 挽同劳动者王君 …	279	归途	337
3 记梦 …	280		
九 赠鲁迅 …	282	雨中瞻屈原像	338
十 尘中望且介亭不见	282	屈原像下	338
外一首 题朱正作		九女墩	339
鲁迅传略 …	283	鲁肃墓	340
后记 …	285	桥上望江	342
附记 … 朱正	288	江桥凭栏(二首)	341
		九日江桥揽胜	344
		垂钓赠张家佑	345
		赠沛力黄山归来	346
		赠良屏	346
		喜晤吴如	347
		叠韵答曙南	348
		曙南咯血,诗以慰之(二首)	350
		江上有寄	351
		游园赠敬文	352
		忆钟君	353
		和钟君感赋次韵	353
		赠钟敬文	354
		调怀沙新婚	356
		浩子曼意结缡	357
		岁尾年头有以诗词见惠者	358
		赠电工小蒋	359
		送大学生小王	360
		赠荣军王又甫	361
		赠小李	362
		狱中又赠李四	363
		采桑子·读《资本	
		论》第四卷后赠小李	364
		临别赠小李	365
		无题	365
		慎之来函	366
		束慎之谢寄罐头	367
		慎之来信	368
		请祖光为慎之写一字幅	369
		奉赠(高旅二首)	370
		六二年元旦寄怀慎之香港	371
		六三元旦简慎之	371
		在西安时	372

拾遗草目录

枕头(二首) …	291
失眠 …	292
失眠 …	294
题《金石录后序》 …	294
沁园春 …	295
吊熊猫 …	297
反省时作(六首) …	298
萧红墓上(二首) …	305
北大荒歌 …	307
张蔭臣代割麦 …	316
赠小党 …	316
夜战 …	317
排水赠姚法规(之二) …	318
集体写诗(七首) …	319
寄尊棋山中 …	321
三月十三 …	321
熏肥 …	322
夜派看马口号 …	323
见火车载拖拉机驶过 …	324
风车式收割机 …	324
赠女炊事员张先逸 …	325
题瘦石为画小影 …	327
嘲胡考并赠宋国英 …	328
怀夏一尘 …	329
赠周英朋夫妇虎林 …	330
有以劳动情况见询者 …	331
赠关玉 …	332

慎之见吊萧红诗后	373	创业史	430
元旦寄慎之	374	赵朴斋《海上花》	431
除夕奉怀	375	死火(改《野草》为七律)	432
有赠(给高旅)	376	失掉的好地狱	433
有调(给高旅)	376	赠伍禾	434
以《天亮》赠肖力	377	赠伍禾	435
谢三流兄见怀	378	赠雪峰	434
广州调三流	378	赠雪峰(二首)	436
为方瑞公题《白骨精》	379	约仲衡、迺冬	438
题《傅青主听书图》	380	赠秦似	439
题韩羽画《两将军》	381	赠高抗	439
雷父补题斋额	381	赠送朱静芳大姐	440
谢辛之先生揭裱王帖	382	为静芳大姐题其	
赠李慎之	383	尊人所画玄武湖图	441
赠李慎之	384	题三峡图	442
谢伯恒题某集步韵	385	凤朱二友吉席	442
赠胡绳	386	赠海果(二首)	444
重禹六十(之二、三)	387	赠悠然次顾韵	446
代答兼赠三妹	390	嘲悠然搬花闪腰	447
吾儿粲舌我心乐	391	友鸾赴杭省妹	448
丹丹小女追索嫁妆	392	立秋日,悠然、肇仓、	
王莹遗著《宝姑》问世	393	小周枉过并同游北海	449
和何满子、卢鸿基	394	北海中秋夜	451
送邹荻帆回天门	395	同剑文觅曹雪芹墓不得	451
送高荒之蓍	396	曹雪芹著书图	452
全撕某诗稿	397	春日撰红文未竟	453
有怀	398	黛玉	455
有寄(四首)	398	薛宝钗	456
冰轮	402	龄官	457
风怀(三首)	403	调史复	458
血压(三首)	407	戏赠史复	459
悼胡风	411	步和史复见赠	459
金台(四首)	414	酬严霜	460
除夜题所作	417	若虹以两“百字令”见怀	461
岁首自嘲(五首)	418	束钱	463
诗人节吊屈原	421	徐平羽(三首)	464
赠永玉	423	城东与白丁小坐	466
赠黄黑妮画莲花掌图	424	记思庚	466
赠蛮妮兄妹	425	答白凤步见怀韵二首	468
端午节陶然亭诗会	425	即事同王向	469
鲁智深	426	三绝寄出后又得一首	469
六十年的变迁	427	查九枉顾步见赠韵	470
林海雪原	428	谢夏公惠红专牌烟	471
青春之歌	429	某事既竟投夏公	472

口占谢雨田画师画盘	473	有答	507
西江月·赠周村	473	自咏答与可	508
题开涛画竹	474	自嘲	509
调祖光	476	失题	510
赠吴双双作画	478	杯底	510
题徐冬冬自画像	478	失题	512
赠瘦石	479	冬末	512
题尹瘦石《漓江祝嘏图》	480	天上神仙	513
题瘦石秀芳婚影	481	鹦鹉洲	515
涂智老人九十七	481	咏珠穆朗玛	516
朱蕴老九十	482	咏猫	517
朱蕴老故里之行	483	咏猫头鹰	517
亦代尊兄五十嵩降	484	秋唱	518
迩冬五十	485	绿宫题壁	519
迩冬六十五	487	天然以函索诗	519
赠迩冬	488	萧军创作五十年纪念	520
春夜访迩冬乞定吟草	488	端午节应《团结报》之请作	521
迩冬、瘦石除前枉过	489	题《宋诗选注》	
马兜铃姑娘	490	并赠作者钱钟书	522
迩冬出院	491	答钟书	523
咏千头菊和迩冬	491		
俊杰、陈初新婚	493	萧红墓上	524
四绝句	493	挽阿英前辈	525
遇溥仪	494	吊冯伯恒	526
代答	496	挽高树颐(二首)	528
七十	497	满成老友六周年祭	529
赠梅	498	雪峰十年祭(二首)	531
《马山集》序诗	499		
自遣用高旅见赠韵	501	有述集吕谷句	532
九日	502	附:斯句七则	534
杂诗(四首)	505	赠文怀沙	535
侯井天与《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代跋)	姚锡佩 536		
聂绀弩“诗案”的侦破			
——谈侯井天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代跋之二)	舒 芜 540		
侯井天和他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代跋之三)	何永沂 545		
九年辛苦出奇书(代跋之四)	罗 孚 558		
读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丙寅十年祭(代跋之五)	袁和风 563		
关于《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句解、详注、集评	侯井天 569		
诗题所见人名索引	622		
聂绀弩旧体诗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623		